

枕边书

安康书评

浓郁的乡土文化情结

□ 谢开云



《1924：鲁迅长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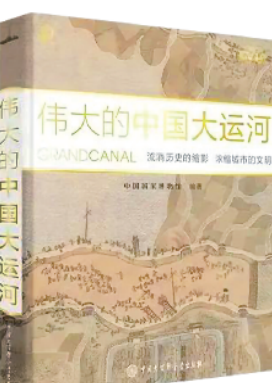
为纪念鲁迅先生西安讲学一百周年，著名学者王鹏程新著《1924：鲁迅长安行》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1924年夏，应陕西省教育厅与西北大学联合举办的暑期学校之邀，鲁迅与王桐龄、李济之、蒋廷黻等十余位流亡学者，从北京西站坐火车出发，西行前往西安讲学，前后历时近一月。这是鲁迅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西北之行。这一年，鲁迅从“呐喊”进入“彷徨”时期，此次西安之行，对他而言无疑是一次心灵的舒缓和放松，此次西安之行收获颇丰，除了在西北大学讲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之余，他还四处观光游览，仰望“唐朝的天空”，在三秦大地播撒下新思想新文化的种子。

作者用翔实、严谨的考据和行云流水的文笔，复原尘封的历史档案，揭开流言背后的真相，向众人展示了一个血肉饱满、伟大而平凡的鲁迅先生，而鲁迅与西安的这一段渊源，在其生平史上自有研究的重要价值。作者追寻着鲁迅的脚步，梳理出这一年前后他所经历的一些重要时刻，尤其注重还原西安之行的点点滴滴。在鲁迅的视线里，华清池、灞桥、国立西北大学、易俗社、碑林、东大街等一个个地理坐标，共同组成了一段珍贵的西安记忆，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对鲁迅而言，这次西安之行是交织着期望和失望、收获和失落的文化考古与文学寻根，是带着小惊悚与小惊喜的地理考察，是“小说大家”新文学作品游光扬声，是其中中国小说史研究学术普及，也是叠加着颓败印象与美好记忆的文化之旅。

王鹏程，清华大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博士后，现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他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陕西文艺评论奖一等奖等奖项多次。

(梁真鹏)



《伟大的中国大运河》

翻开今天的中国地图，一条贯穿南北的“河流”映入眼帘。它北起苍莽的燕山南麓，南抵秀丽的杭州湾，一边枕着雄健的北国山峦，一边沁入绮丽的江南水乡。在地势西高东低，因而大多河流呈东西走向的中国大地上，古人竟开凿出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运通衢——大运河。大运河，既是先人的卓越创造，也是地理的奇特景观，一河千载通南北，从远古先民的治水传奇，到东周区域性水道连通，自隋唐时代大运河初创，到元明清时代大运河定型，这条沟通南北中国的运河以独特的身姿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交融。

该书以沿岸城市为线索，以国馆藏文物为依托，围绕河段演变、城市历史、地貌建筑、水利科技、经济民俗、文化遗产等不同主题，捕捉每座城市与运河演进中的时空互联，以及由此产生的“河”与“人”的情感互动，向读者图文并茂地展示中国大运河复杂变化的历史、地理、人文体系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伟大的中国大运河》在系统介绍运河历史与城市文化的基础上，融入大量文化元素，打开方式多样有趣。以珍贵的古画长卷、精美的文物图片，以及手绘运河长卷、手绘示意图、现代实景图配合文本内容，同时穿插了“知识拓展”“名句”“听·文物故事”“观·运河画卷”等活泼新颖的小栏目，使大家不仅能了解到运河演变发展的历史，更能畅享新时代汲古鉴今、古为今用的运河新风貌，从而进一步感受运河所承载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

(王莉)



《丝路寻祖》

作家、编剧巴陇的长篇新作《丝路寻祖》，近日由安徽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丝路寻祖》取材于“一带一路”的火热实践，具有极强的时代感，时尚元素满满，是丝路小说的新收获。为满足奶奶的寻祖遗愿，吉尔吉斯斯坦华裔退役排球球星索娃娜娅克服各种羁绊，随男友回“爷的省老舅家”……《丝路寻祖》反映和讴歌“一带一路”背景下新时代中国蓬勃发展的生动现实，聚焦丝路文化和国际间人员往来、商业合作和民心相通，谱写陕西、西安国际化发展新篇章，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巴陇长篇《丝路寻祖》是其长篇小说《丝路情缘》姐妹篇。当代故事、丝路题材、跨国恋情、寻祖主题、青春写作，使得《丝路寻祖》具有多方面创新。在跨国的丝路故事中，作品巧妙融入寻祖、西安全运会、5G、粮食危机、长安号欧亚班列、非遗、环保等热点元素，以极大热情、勇气和眼光拥抱当下火热现实。

(张妍)

近读唐玉梅的散文集《凝望霜里的村庄》，深感作家热爱家乡，沉醉于故乡的乡土文化之中，而且情深意浓。读了她的作品，我不由得想起大诗人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是啊，故乡的村庄是我们儿时成长的摇篮，故乡的土地孕育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故乡的山山水水寄托了我们儿时的许多梦想，故乡的风土人情、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有熟悉的父老乡亲，这一切在唐玉梅的笔下如同一个个亲切真实的石块，因为时光之回忆的冲刷和磨砺而熠熠生辉，呈现出独特的神韵和故事。

乡土文化的重要性。乡村乡土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地。乡土文化作为我国悠久历史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智慧和生活方式。我国乡土文化源远流长，乡村是孕育乡土文化的基因。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得以发展的精神依托和支撑，是民族凝聚力和进取心的真正动力。乡村振兴的核心就在于乡土文化的振兴。无论是物质、非物质的乡土文化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其中包含民俗风情、古建筑遗存、村规民约等诸多方面。简言之乡土文化就是一个人出生地土生土长的物质或非物质的民间文化。

充分认识保护和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性。既要继承乡土文化的传统内容，也要适应现代

著名作家孙扬老先生给我寄来《黑山虹》，读完心情非常激动。我觉得这是一部好书，厚重、深刻，接地气，内涵丰富，对我有触动，有教育，有启迪，常常陷入书中的人物与故事情节之中。

《黑山虹》是一部接地气的乡土文学著作，是20世纪40年代陕南农村生活的缩影。黑山就是旬阳市委大院后坡那座最高的山，解放旬阳的黑山战役就发生在那里。我在市委大院上班的那二十余年里，无数次上过黑山。后来在脱贫攻坚的那些年，人大办又包抓的是黑山区域的城关镇双坪村，我经常要到村上去，访贫问苦，解决问题，进一步加深了对黑山周围的自然环境、生态人文、民俗风情、生产经营状况的详细了解。在阅读《黑山虹》时，感到十分亲切，书中的地名、土地、山水、村庄、院落，都是那样的熟悉，比如：庙沟壑、孙家梁、刘家坪、火神庙、薛家湾、水泉沟、李家沟、周家堰等地方，我都去过，对那些地方的地貌特征了如指掌。书中的那些人物和事件，虽然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但是通过阅读，好像在面对面聆听作者讲述那个时代发生在家乡的故事一样，总会让人产生一种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感觉。这种阅读状态，是自然的、轻松的、愉悦的。《黑山虹》不仅仅是那个时代黑山地区社会历史的记忆，还是那个时代陕南农村生活的缩影，更是那时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地主之间矛盾冲突的真实记录，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黑山虹》以描写当时黑山地区群众发展蚕桑，创办丝织社为主线，揭露出地主阶级残忍和剥削的本性，讴歌了劳动人民勤劳善良和朴实无华的高尚品质。在我们陕南，蚕桑是群众赖以生存的主要产业之一，我参加工作后的那些年，蚕桑是当时旬阳县

今年是个文学丰收年，安康女作家频频出新著，真有些应接不暇。石泉知名作家刘培英的新作《高高山上一树槐》是一部描写计划生育的长篇小说。在乡镇当过计育专干的，拿到新书如获至宝，立即手不释卷阅读起来。

小说聚焦秦巴山区30多年社会变迁，农民的生产生活与面貌，内容丰富，情节曲折，故事感人，乡土气息浓郁，充满陕南地域风情。

当年，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天下第一难的工作是计划生育。我与同事们都曾长期奋战在计生一线，不喊苦，不叫累，有些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维护着国家这一基本国策。

所以我感同身受，被书中那些鲜活的生命深深感动着。田桂芝，一位普通的农家女子，正直勇敢、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从大队妇联主任成长为县妇联主任；于丹凝，槐花区卫生院医生，美丽优雅，一心钻研业务，扎根基层，成了远近闻名的名医；方晓，从省人民医院来到古泉县医院做医生，才女型的知识女性，专业技术过硬，全心全意为山区的老百姓救死扶伤。她们是一群平凡而普通的人，却做着伟大而不平凡的事。

当然，生活中也不完全都是好人，作者也用

假期，朋友们都四方云游去了。缺少朋友的日子，感觉昼夜都变长了似的。吃过晚饭后，坐在临窗的书桌前，翻看《安康日报》。《安康日报》不但能给你带来时代的脉动，还能给你送上文学的盛宴。当你细细品读，你会看到很多人在为安康高质量发展而辛勤劳动，也会发现不少人正在让生命之花在更高处绽放。

最新几期的《文化周末》，连续刊登了安康散文家黄开林先生撰写的《巴山乡语拾零》，每一篇都收集整理有20多条乡语俚语。这些巴山乡语，简朴平易，诙谐有趣，富含哲理，充满了家乡人民的劳动创造和生活智慧，自然也凝结了作者的辛勤劳动和奇思妙想。

睹文思人，黄开林在安康文坛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我有幸与他共攀老山。说起来，我和先生算是亦师亦友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黄开林在县文化馆担任《岚水》《岚皋民间文学》编辑时，就对我辅导、帮助很大，对于这位文坛恩师，内心很是感激。后来他调到政府、县委宣传部任职。这段时间与他工作上也有不少联系，算是同事和朋友关系。

生活需求创造新的元素；既要保护好原生态乡土文化的内涵，又要创造新生态乡土文化的价值。既要传承乡土文化的古老文脉，也要有选择地传承作为乡土文化载体的浓厚人脉。在这方面，唐玉梅散文中《我的故乡我的根》《缙衣蹒跚的乡村》《当时只当是寻常》《除夕的那一锅饺子》等篇目都无一例外地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思考和启示：如何重建和重拾乡土文化的传统人文魅力，构建和谐而生机勃勃的乡村文化底蕴助推乡村振兴和文化发展。

淳朴美好的乡土人脉。人脉是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人是一切文化的灵魂。文化又是“化人”，它具有影响人、培育人、塑造人的客观功能，具有引领、导向、凝聚的无可替代的功能。文化是一种修养，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品德。

散文中《我的故乡我的根》中六爷与六婆的爱情故事，以及慈祥的母亲是陕南乡村唐家人脉的典型代表。六爷有文化有修养，是家乡文化人的代表。他上过私塾，会背诵《琵琶行》，为人风趣幽默，心地善良，生活情趣有品位，读书与喝茶二者在他身上相映成趣，缺一不可。他对爱情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追求，幼时的香花可以说是六爷用人道主义的“大爱”养育护佑长大的，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养了一个媳妇，这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他的年龄大了香花十几岁，因此他们的爱情在农村颇具传奇色彩，然而却具备足够的现实基础。六婆瘦小能量大，吃

委县政府确立的“烟桑蚕矿姜”五大主导产业之一，那时旬阳共有桑园十万亩，每年蚕茧饲养量达十多万张，是安康地区第二蚕桑大县。那时，段家河乡也是蚕桑主产区，想必黑山上遍野桑树，户户养蚕。时光追溯到作者描写的那个时代，群众想走出贫困，首选兴桑养蚕，积极组建丝织社，然而那时土地是地主的，老百姓沦为佃农，受制于人，双方斗争的炙热化程度可想而知，这些都在《黑山虹》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读来真实可信，十分感人。时光再追溯到古代，陕南是“丝绸之路”的原料基地，无数蚕茧穿越秦岭，走向西安，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亚西亚，最后到达罗马。所以说，作者选择蚕桑作为故事发展的主线，既符合历史背景，又连接社会现实，是一个宏大的好主题好题材。

《黑山虹》中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读完这部长篇小说后，掩卷沉思，书中的那些人物，比如：山腊梅、申治平、孙贤良、孙明义、强仁愿、柳化谋、柳三安、柳晓云、水彩莲等等，像过电影那样，一一浮现在眼前，并且深深记住了她们。过去我读过的某些小说，过后再也不想起书中写了啥？有哪些人物？有时竟然连主人公都想不起来。但是读完《黑山虹》，心中打上了深深烙印。书中的女主人公山腊梅，作者通过多处细节描写，使她的形象跃然纸上，仿佛就在眼前。山腊梅的哥哥身亡，父亲不久去世，二大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腊梅。她拒绝了二大的想法，斩钉截铁地说，二大，您的好心，我和妈都领了，我给我爹做麻戴孝，顶碗送行。二大说这按风俗，不妥呀！腊梅说：妥不妥都是人定的，人传的，我就是爹的儿子。柳化谋以山腊梅家没有劳力为由，想要收回租出去的田地。不料腊梅却说，柳叔，我不是劳力吗？柳化谋讥讽

作家感悟

不能忘却的记忆

□ 张艳

生动的文笔刻画了个别坏人形象，也让人不齿着，特别是马翠花，堪称马大嘴，见风使舵的小人，为了上位不择手段，当然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没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特色，现在的年轻人或许怎么也想不到，当年为了计划生育，曾经有一批人因此无怨无悔工作着。这段历史需要有人为之记录，感谢作者。

书中还有数十首对陕南民歌的描写，独具山野特色，情感细腻柔和，特别是书名那首：高高山上一树槐，手把栏杆望郎来。娘问女儿望啥子哟？双望槐花几时开。歌词意境优美隽永，陕南民歌就是好，用在书中很贴切，听着总是有一种

读书时光

月是故乡明

□ 马文献

黄开林为人低调，生活简朴，待人友善，正如他的文字一样淳朴。几十年里，他笔耕不辍，怀瑾瑜瑜，著作丰厚，已是安康散文大家。

他的诸多著作，虽然都很精彩，但让我印象更为深刻的还是他早期的作品《岚皋赋》。当年，这部书出版，他题赠一部给我。所以感到很亲切，时常阅读，常读常新。这部书是1999年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二十多年过去，感到仍未过时。书名是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题签的，封面国画是当地画家谢奕先生的作品，画面里真有一轮满月。当时来说，和一些名手大家相比，这部书只能算是小家碧玉了。然而正是这草根，给我们带来了泥

苦耐劳。作者描写她“头发整整齐齐地梳在脑后，用一个黑细线勾缝的发网将头发网成一个发髻，可是那发髻上的黑色发网上常常有一圈白色的线勾出的小小的花，于是显得人更加素净和利落”。典型的细节描写表明六婆虽然没有文化，可是她心灵手巧，聪明贤惠，六婆会过日子，热爱生活，具备一定的审美意识。

六婆一辈子敬着六爷也爱着六爷，一门心思全在六爷身上，六爷仿佛就是她的一切，六爷就是她心中的至高无上的佛。六爷一辈子享着六婆的福，十指不沾阳春水，他不稼不穡，无疾而终，所有这一切全仰仗六婆的奉献。六婆似乎专门为六爷而生的，冥冥之中，难道她是对六爷年轻时行善积德的报答吗？六爷六婆的爱情故事已经成为传说，但他们的传奇一生和对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纯粹信念很值得我们玩味，二人用一生去爱，用生命去爱，痴心不改，至死不渝，可谓“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朴实而纯粹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好伴侣好夫妻的乡村爱情典范。

渐行渐远的乡土文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如水，润物无声。文学作品十分强调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作者的家乡唐家湾村有浓厚的乡土文化遗存，值得挖掘欣赏。

文中所写的将军山、唐家湾村、田埂、油菜

说，山高氏，看来你家现在是腊梅当家啰！腊梅长辫子朝肩后一甩，言辞果敢决断，妈妈年龄大，当然就落在女儿肩上。还有腊梅结婚前，不要彩礼的那一段描写，更是把山腊梅倔强、倔强、果敢、泼辣、不畏世俗，思想解放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

《黑山虹》语言风格口语化，多处使用方言，俗语，对话，通俗易懂，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生活感、画面感都很强，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和受众面。比如：壳郎子，碾碾，挑明叫响，硬瓷，戳是弄非，表叔走了走了，咋又折回来？可不要把人家闪了，冒汗，贼心，确实货，楞坎，囫囵吞枣地别了几筷子饭菜，拧身回到屋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些地方土话，人人都说，天天在说，放到作品里，则是对生活的还原和真实的记录，丝毫没有刻意雕饰的痕迹，原汁原味，这才是原生态的语言，犹如涓涓细流滋润心田，让人沉浸在文章的字里行间，陶醉而留恋。

孙扬先生与我真正的老乡。由于他离开家乡较早，加之年龄上的悬殊，以前我们并不认识。后来有人告知我，旬阳还有一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叫孙扬，段家河人。我们联系上后，孙老很关心家乡的人和事，使人感到很温暖。他的长篇历史小说《兴安踪影》《黑山虹》，都是他近些年来写作完成的。一位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人，还是这样勤奋努力，笔耕不辍，令人肃然起敬！这种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桑梓情怀，比如《兴安踪影》，是写安康的人和事，还有《黑山虹》，是写家乡段家河镇黑山地区的人和事，这些作品饱蘸墨墨，描写家乡，歌唱家乡，字里行间流露出深深的乡音乡情，这样的赤子情怀，更是我学习的榜样！

祝孙扬老身体健康，文学艺术之树常青！

花、韭菜、剪窗花、贴对联、大锅台土灶饭、土酒土菜、蒸馒头、杀年猪等都是物质文化。作者笔下的葫芦异常张张扬扬，作者形容它“潇洒绿衣长，满身无限凉”；向日葵“有着无比的美艳和骄傲”“单纯地释放青春的激情与力量”；令人垂涎三尺的槐花饼子，“晶莹玉润”“剔透可人”；还有唐家湾村的一切风俗习惯等，也包括了老人唱孝歌，所有这些合起来就是家乡文化，也可以叫唐家湾村的文脉，这些文脉都厚植于作者心里，扎根于作者记忆深处，永难忘怀，也因此能够被细腻而真诚地呈现给读者。

正如她在《我的故乡我的根》中所言：“可是每当我说起我的故乡，说起故乡的那个乡村，我便有说不完的话。”“我们的故乡啊，它是长在我们心里，根植在我们的灵魂和思想里的”。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故乡人烟稀少了，家园逐渐凋敝，作者再也无法回归故乡，儿时美好的一切正在消失，只留下深沉的记忆，乡愁变成了乡痛，这也许不是唐玉梅一个人的感受，只是敏锐而多愁善感的诗人般性格的唐玉梅率先发出了这样无奈的呐喊，这让人想起郑振铎先生在《海燕》一文“中深沉的浩叹”“乡愁啊，如轻烟似的乡愁”。散文有文眼之说，不知乡愁加上乡痛，可否算得上《凝望霜里的村庄》这部著作的文眼，如若不是，那可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但愿唐玉梅的散文创作能够“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作家书评

乡音乡情赤子情

□ 赵攀强

海誓山盟后来无疾而终，最后高天成为抢救田桂枝而葬身，“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有云丹凝和罗一帆的爱情，温柔缱绻、含蓄隽永，最后罗一帆为了于丹凝义无反顾选择放弃前途，谁知天有不测却遭遇车祸，“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从此云丹凝的心中就只有罗一帆的位置了；有金凤和秋生的苦难爱情，爱的如火如荼，秋生为金凤采集一百种花，做成百花被，后来金凤惨死，秋生走进了提前挖好的墓穴，和金凤同眠，实现了他们生不同衾死同穴的心愿，“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有高凌风和林玉凤的爱情，高凌风为了林玉凤金盆洗手，不当土匪，还决绝地刺掉了右手无名指；这些凄美的爱情，让人感动，让人唏嘘不已。

无论开头多么艰难，无论过程多么崎岖，我们都希望整部小说有一个喜剧的结局。山区里的乡亲们最后都住进了风景优美、设施齐全的高规格养老院，实现了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作者善良的，但生活往往不是这样的。我相信作者也曾经是计生战线的一员，一定也是尽职尽责，无怨无悔奉献着青春。向辛勤笔耕的本书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

读书是一种享受，特别是在熙熙攘攘的杂务中忙乱了一天，终于小憩在书桌前。孤灯一盏，香茗一杯，让烦躁的心情恬静下来。展开书卷，让人仿佛进入了精神的园林，找到了良师益友。读《岚皋赋》在书中逗留，伫立，遐想，体悟。或闻空山鸟语，或见石上青苔，或如雾中观花，或如雨中泛舟，只觉细雨扑面，和风微拂。

人到中老年，都要追忆过往，《岚皋赋》里的诸多篇什，让人仿佛回到童年。自然而然想起在小河中戏水，在沙滩上玩耍；想起了夏夜里明亮的月亮，闪闪的繁星；想起了妈妈在如豆的灯火下缝补衣服的身影，盼望新年的新衣裳；想起了外婆的谣曲，母校的歌声。许多故事细细道来，或感浓浓亲情，或睹竹马弄梅，或闻父老乡音，或见人世间真情，让人感觉到在清瘦岁月里的厚重爱意。

月是故乡明。《岚皋赋》像是故乡的月亮，每每读来，使人性情得到陶冶，心灵得到慰藉。感到生活的美好，未来的光明。近些年虽然与黄开林先生少有会面，但还是要祝愿他焕发更高的创作热情，写出更多更美的艺术华章来。